

下
册

中国历代 名案

怀效锋

主编

本书精选了上起战国、下迄民国 2000 多年间具有重大影响的案例，作者以翔实的资料、朴实的文字，详细具体地记述了这些案件发生的原因、经过及结果，不仅能使读者从中了解各个案件的历史真相，而且能使读者得出作者的阅读收获。执法人员徇私枉法不公，屡屡受害者的冤情。书中对有些至今尚未定论的历史疑案，阐述了自己 的观点和见解。全书内容丰富，行文流畅，逻辑清晰，是一本史料学性、知识性、可读性为一体的通俗读物。

下册

怀效锋 主编

中国历代名家案

河南人民出版社

目 录

(下册)

胡惟庸谋反案	(1)
皇帝失踪之谜	(14)
夺门之变	(29)
后宫喋血记	(43)
真假皇帝	(59)
王子弑父	(77)
血溅内阁	(94)
李福达之狱	(107)
皇宫刺太子	(121)
红丸风波	(136)
魏忠贤逆党	(156)
朱三太子案	(173)
庄廷镜《明史》案	(186)

康熙诛鳌拜	(198)
年羹尧之死	(215)
康雍之际两“名士”	(229)
曾静投书与吕留良之祸	(247)
查嗣庭与“维民所止”	(260)
扑朔迷离的“伪奏稿”	(273)
清代最大的贪污案	(288)
奇袭紫禁城	(301)
科场舞弊案	(319)
两宫之争	(335)
杨乃武与小白菜	(348)
民国第一案	(366)
沪宁车站的枪声	(378)
杨三姐告状	(389)
车炸皇姑屯	(398)
东陵大盗	(413)
“北京人”下落不明	(425)
“七君子”之狱	(437)
民国首任总理之死	(454)

胡惟庸谋反案

●桂文

未到江南先一笑

明代洪武六年(1374年)七月，胡惟庸被明太祖朱元璋封为主管中书省的右丞相。

当年太祖起兵之后，胡惟庸在和州投靠红巾军元帅朱元璋，充当元帅府奏差。由于他机敏精干，善于察言观色，得到朱元璋的信任。朱元璋委任他为宣使，又放到宁国县任主簿。以后，又升为知县。胡惟庸素有大志，在宁国为官堪称勤勉，得以调迁吉安

通判。经过一番努力,他又被提拔为湖广佥事。吴王元年(1367年),朱元璋称王。胡惟庸以黄金200两贿赂相国李善长,李善长向朱元璋推荐胡惟庸其人可以重用。于是朱元璋召胡惟庸到王府为太常寺少卿,不久又升他为寺卿。胡惟庸此时自然尽心尽力效忠朱元璋。

明太祖朱元璋于至正十二年(1352年)投奔郭子兴为兵,参加了推翻元朝的战争,经过十多年的浴血奋战,终于取得最后的胜利,成为剪除群雄的君主。他于1368年在应天建立大明王朝,将应天改为南京,重用家乡淮西人士,形成了以淮西官僚为主体的统治集团。淮西集团的核心人物是丞相李善长,而胡惟庸是李善长的亲戚,也是淮西集团的中坚人物。由于李善长的援引,胡惟庸于洪武三年(1370年)官拜中书省参知政事,进入核心权力机构。

但是,非淮人官僚把他们都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处心积虑要限制他们势力的扩张。

朱元璋一向偏爱淮西官僚,又要借重他们统治天下,在淮人与非淮人官僚的斗争中,他当然要支持淮人官僚。

洪武四年(1371年),胡惟庸唆使刑部尚书吴云弹劾浙东派主帅刘基犯有大逆不道的异志,妄想占据有王气的地方为墓地。朱元璋似信非信,但竟然下令刘基免死,回乡闲住。

为了搞好力量平衡,朱元璋又下令罢免李善长的相职,任命高邮人汪广洋为丞相,胡惟庸则为左丞,协助汪广洋处理中枢政务。

汪广洋在相位两年,倒也风平浪静。但朱元璋终于发现汪广洋远不如胡惟庸用得顺手。洪武六年(1373年)正月,汪广洋被调任为广东行省参政,胡惟庸主持中书省。眼见着大权在握,胡惟庸更加小心翼翼。

经过半年的考察，朱元璋终于下决心任命胡惟庸为右丞相了。这就是胡惟庸通向丞相之位的艰险历程。

机关算尽太聪明

刘基被勒令回家闲住之后，终日郁郁寡欢，无所事事。一天，传来了胡惟庸拜相的消息，刘基大惊失色。良久，仰面长叹道：“胡惟庸得志，必然成为百姓的祸害。如果说的话落空了，那还是百姓的幸福呢！”

胡惟庸早就派人暗中监视刘基的行动，听到刘基这样的言论，旧恨新怨一齐涌上心头。于是向皇帝告了刘基一状，革掉了刘基的俸禄。

刘基无奈，只好到南京请罪，一去就大病不起。

胡惟庸心中暗暗得意，顿时想出一个主意。他唤人请来医生，与医生密谈了半天。医生起身时面有难色，但想到丞相的威严，只得唯唯诺诺，随着胡惟庸到刘基病卧之地去。

医生是奉命替刘基诊视疾病的。

刘基吃了医生带来的药，只觉得肚子胀得紧紧的，饮食不进，病情更重。他挣扎着去见皇帝，泪流满面，说道：“臣今日肚内有一块硬结，好象拳头一般大小，想必是无法治好了。”朱元璋想起军师当年的功劳，不禁心中惨然，于是派人护送刘基回家。

回到浙江青田，刘基不仅终日不思饮食，而且又泻起肚子来。一个月以后，腹泻不止而死。此时已到了洪武八年（1375年）。后来，在朱元璋处死胡惟庸之后，有人告发，原来刘基是被胡惟庸派

人下毒而致死的。但在胡惟庸炙手可热时，有谁敢讲出事实真相呢？就是讲出来，还不是落个诬陷丞相的罪名白白送死吗？

除掉刘基，胡惟庸出了一口恶气，更加胆大包天了。他掌握中书省，一切内外诸司密封奏告皇帝的文书，他都先拆开看了。凡是对他不利的则隐匿不报；重大事情，不请示皇帝就擅自做主，满朝文武都不敢违背丞相的意见。

偏偏半路杀出个程咬金，他就是魏国公徐达，居然向皇帝密奏胡惟庸奸邪。

徐达是元老重臣，又是淮西嫡系，朱元璋对他一向器重，胡惟庸当然要畏惧他三分。徐达也不把胡惟庸放在眼里，一次面见皇帝时，一五一十地把胡惟庸的种种劣迹加以揭露。朱元璋听后不以为然，虽不便驳斥老臣，但仍当做耳边风。他心想：胡惟庸是新贵，与元老难免不和，当丞相总要处理事情，怎么是图谋篡权呢？胡惟庸还不至于如此胆大包天吧。于是劝徐达肚量大些，不要与丞相过不去。

胡惟庸的耳目立刻将徐达在皇帝面前告状之事禀告相爷。

不听便罢，听后胡惟庸火冒三丈，大声叫道：“好你个徐达，倚老卖老，竟敢太岁头上动土，我决不会让你太平无事！”

徐达为人谨慎，胡惟庸东找西寻，却没有找到象样的把柄，一时无法对徐达下手。

胡惟庸朝思暮想，如何搬掉这块挡路的大石头？在皇帝面前进谗言是无济于事的，朱元璋对徐达了如指掌，深信不疑。捏造徐达的罪状，等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丞相权力虽大，却不能对一个国公任意处置。

“不除掉徐达，终究是心头之患！”胡惟庸不禁愤然说出心中的

隐秘。

“相爷，在下倒有一计，只是……”站在胡惟庸身旁的幕僚吞吞吐吐，欲言双止。

“有话便讲，何必迟疑！”胡惟庸不耐烦地挥手示意快讲。

“依在下之见，干脆将他……”只见幕僚上前耳语，胡惟庸听后默不作声，想了一会儿，沉着脸对幕僚说：“此事依你之计，但千万要谨慎从事，切不可透露半点风声。”

“相爷放心，此事我亲自去办。”

幕僚找到徐达府中守卫福寿，把徐达如何同胡惟庸作对之事说了一遍，“如今相爷要除掉徐达，怎奈府上戒备森严，贤弟武功高超，刺死徐达，不费吹灰之力。事成之后，你便远走高飞，坐享富贵。”

福寿听后大惊，但又不敢表示反对，只是默不作声。想了很久，他对幕僚说：“此事非同小可，待在下回去仔细计划一下，请先生静候消息。在下出府已久，就此告辞了。”

福寿出了幕僚家，便三步并作两步跑回徐府，见了徐达，将事情和盘托出。

徐达听后大怒：“大胆奸贼，竟敢谋害大臣，待我向圣上奏他一本。”

徐达立刻将事情奏告皇帝。朱元璋一听，立刻召胡惟庸上朝。

胡惟庸听朱元璋质问有无阴结徐达门人图谋不轨之事，知道已被福寿告发。但这是生死攸关的大事，怎能承认。于是推得一干二净。

“陛下息怒，臣实在冤枉。国公告臣，全系他自己捏造。那门人与幕僚所谈，毫无旁证。安知不是门人凭空编造，妄图加害于臣，请

陛下派人查明。”朱元璋派人将幕僚与福寿捉来审问。那幕僚只承认二人一起饮酒叙谊，并无密谋不轨之事。朱元璋正要用胡惟庸辅政，宁可信其无，不愿信其有，于是不了了之，并不追究胡惟庸的责任。倒是那福寿被定了诬告之罪。

胡惟庸罢朝回家，将幕僚切责，从此也不敢再对徐达下手。但他唯恐皇帝日后醒悟，追究自己的不法行为，因此渐渐产生了铤而走险的念头。

胡惟庸虽然是位极人臣的丞相，但并不因此而满足，他的贪欲无边，自信有帝王之数。“皇帝就朱元璋做得，我便做不得？我的才学不在他人之下，何必受制于他人？”胡惟庸是眼看着朱元璋从一介草寇打下江山的，并不认为朱元璋是什么真命天子，“成则为王；败则为寇”，只是朱元璋的运气好些而已。难道我就不能相机行事，取而代之？他整日胡思乱想。

时隔不久，胡惟庸原籍定远的旧宅枯井中生出一棵竹笋，高至数尺。消息传来，门客们便说这是瑞祥之兆，证明胡家有帝王之风水。不久又有消息传来，有人看见胡家祖父三世坟上，每夜红光烛天，远照数里。胡惟庸更加相信自己命当大贵，于是暗中聚集力量，窥测时机，以求一逞。

朝为座上宾 暮成阶下囚

洪武初年，大祖朱元璋对大臣喜怒无常，稍不如意，就给予严厉制裁，因此大臣们无不提心吊胆，唯恐得罪了皇帝。

胡惟庸认为朱元璋并非天生应该穿龙袍的圣明天子，而自己

与他同舟共济，打下了江山，处理中枢事务，似乎比皇帝还要得心应手。别人觉得皇帝神圣，自己却能透过神秘的面纱看清他的本质——一个农民战争中取得胜利果实的幸运儿，正所谓“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皇帝与草寇只有一步之差。“和尚能当皇帝，我就不能？”胡惟庸常常反问自己。

光阴荏苒，一转眼数年。在这几年中，胡惟庸并没有坐等时机。他一面苦心孤诣地辅佐太祖朱元璋，一面野心勃勃地结交掌握兵权的武臣。

吉安侯陆仲亨、平凉侯费聚，都是掌握重兵的功勋武臣，他们依仗自己劳苦功高，根本不把朝廷的法度放在眼里，经常违法，胡作非为。事情报告到朱元璋那里，朱元璋把他们传唤到殿堂，声色俱厉地说：

“你们不要居功自傲，你们再这样下去，我就罢你们的官，杀你们的头！”

陆仲亨和费聚伏在地上连连磕头谢罪，朱元璋挥手让他们退下。

胡惟庸知道此事，派人把他们请到府中。

“丞相有何吩咐，请快讲来。”

“两位大人都是功勋卓著的元老，为何面有愁色？”

“圣上将我们召到宫中切责，唯恐大祸就要临头，因此正在发愁。”

“两位勇将，且握有重兵，我在朝中主政，谁能拿你们是问？就是圣上，也要顺应我等的心意。否则，他在金銮宝殿也坐不稳当。”

“多谢丞相厚恩，我们愿为丞相效力。”胡惟庸软硬兼施，劝两人与他结成死党：“你们如果不早作准备，将来难免落得兔死狗烹

的下场。当今圣上与臣下共患难易，与臣下享太平难。”听了胡惟庸毫不掩饰的一番说词，两人点头称善。从此，他们常和胡惟庸在一起密谋起事。胡惟庸命令他们在外联络军官。

胡惟庸深知明朝的军官决不是丞相可以随心所欲调动的，只有皇帝才能任意调集军队，即使联络了几个武臣，也不能拉走军队武装反叛朝廷。必须用阴谋除掉朱元璋，才可以夺取帝位。于是，胡惟庸勾结御史中丞陈宁，取来天下军马籍，从中挑选出勇猛亡命的军士刘遇宝、魏文进等人，培养成自己的心腹，对他们说：“将来总有一天要用到你们的。”这些武士见丞相厚待，莫不感激涕零，都说情愿为丞相赴汤蹈火，决不推辞。

李善长的弟弟李存义，官拜太仆寺丞，是胡惟庸的亲家，他时常到相府看望胡惟庸。胡惟庸也把他拉进自己的圈子中，又指使他去劝说李善长支持起事。李善长犹豫不决，采取观望的态度，但不去报告皇帝，胡惟庸自信他到时候会支持自己称帝的。

国内的兵马难以调动，胡惟庸想到了倭寇，派遣指挥林贤前往联络，答应事成之后给他们重酬。

这些准备都在暗中进行，朱元璋虽然老谋深算，却没有料到一手提拔的丞相会图谋不轨。

谁料想，天有不测风云，一个偶然的事故，使胡惟庸再也不能按兵不动了。

胡惟庸的儿子骑马时惊慌失措，马窜到大车前，胡公子坠死于车下。消息传来，胡惟庸悲愤难忍，下令武士们把驾车的人抓来杀了。车夫的亲属鸣冤，告到皇帝那里。朱元璋大怒，“身为丞相，竟然滥杀无辜，按照国律，应当由主使杀人者偿命！”胡惟庸原以为可以瞒天过海，没想到朱元璋不但知道此事，而且态度十分严厉。于

是恳求皇帝准许自己以金银玉帛赔偿给车夫亲属。朱元璋仍然怒气未消，不准胡惟庸以钱抵罪。胡惟庸一面向皇帝请求宽恕，一面火速通知各方面联络好的人员及武臣，准备起事。

洪武十三年（1380年）正月，天气寒冷。一天，胡惟庸来到金殿，说有要事禀告圣上。

朱元璋问道：“这样大冷天，你来有何要紧的事情？”

胡惟庸诡秘地一笑：“陛下，臣家中的井里涌出醴泉，水质甘甜芳香，真是千古奇观，臣不敢独自享受，特请陛下前往赏鉴。”

“既有这等奇事，待我去你家中看看。”朱元璋欣然允诺。

胡惟庸说须要回去准备迎驾，马上退出。

朱元璋在御林军的护卫下，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开出西华门。

突然间，有一匹马飞驰而来，拦在御驾前面。“何人如此大胆，冲撞圣驾是要杀头的！”军士们正在惊讶，那骑在马上的人勒住马头，跳下马来。原来是内使云奇，只见他气喘吁吁，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朱元璋见状，喝令左右将他打死。顿时，棍棒齐下，打得云奇在地上滚来滚去。

云奇虽然挨打，右手却指着胡惟庸房宅，双目瞪着朱元璋。朱元璋心中一惊：莫不是有什么变故？赶忙下令回宫。

御驾回到西华门，朱元璋赶紧登上城楼，极目向西望去，只见胡惟庸宅院周围有些人影来来往往，似乎有什么紧急情况。他想起胡惟庸这一段时间的诡秘作为，立刻明白其中有鬼。于是命令羽林军火速包围胡惟庸府第。

殿前都尉俞英带领锦衣卫官校五十名和羽林军一百名飞快地包围了相府。羽林军在门外把守，锦衣卫官校如狼似虎，冲进相府。

胡府大厅上，张灯结彩，摆开了筵宴，胡惟庸见锦衣卫直奔而来，目瞪口呆，坐在椅子上动弹不得。

俞英大声喝道：“奉圣旨，查抄胡惟庸府第。”

片刻间，锦衣卫从大厅两边押出二十名甲士。俞英说：“大胆贼臣，名邀圣上，实存祸心，埋伏甲士，暗藏杀机，快将他全家都绑了。”

俞英一声令下，锦衣卫便象老鹰抓小鸡一般把胡府人丁捆绑起来，胡府上下，一片哭喊哀嚎之声。查抄完毕，锦衣卫将胡府封闭，押上胡惟庸等人回去复命。

太祖亲自审讯胡惟庸。胡惟庸百般狡赖，推说甲士在大厅旁是为了护卫圣上，并中醴泉确曾涌过，指天发誓，决无谋逆情由。朱元璋命令押上涂节来对质。御史中丞涂节与御史大夫陈宁都是胡惟庸的同党，曾经多次密谋以武力劫持朱元璋。涂节去相府途中，看见羽林军浩浩荡荡奔向胡府，情知大事不妙，扭头跑到朱元璋处自首，把胡惟庸的计划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朱元璋见胡惟庸拒不认罪，命令涂节出来对质。

涂节来到胡惟庸跟前，泪流满面地说：“我已经如实招了，丞相请自爱些，免受皮肉之苦。”

胡惟庸长叹一声：“罢、罢、罢，事到如今，我还有什么话好说呢？苍天在上，为何偏偏不成全我等！”说罢，在供词上画押。

朱元璋本来是一个猜疑臣下的君主，但他却没有想到根底浅薄的文臣胡惟庸竟敢谋反。朱元璋命令把胡惟庸打入死牢。

胡惟庸被锦衣卫拖到牢房中，忍受着身体的创痛，面对冰冷的石壁，呼天不灵，呼地不应。到了这时，他才后悔不该觊觎非分的权力和地位，应该小心谨慎，知足长乐，人生在世，必须适可而止。如

今,不但自身性命难保,还要株连三族,胡家将要灭门绝户了。

果然不出所料,朱元璋下令将胡惟庸押往市曹,凌迟处死;并且夷三族,满门抄斩,男丁处死,女人和家中幼子及衰老的男人发配为奴。

借题发挥 大兴党狱

明太祖朱元璋历来对文武大臣深怀猜疑,千方百计寻找借口把受猜疑的大臣置于死地。朱元璋是依靠功臣宿将浴血奋战打天下的,但他却不能靠他们来守天下。因为他知道这些人都是有谋略、有抱负的,不会甘居人下;将来自己百年之后,太子温文尔雅,必定要受制于功臣宿将,所以他对他大臣残酷无情,嗜杀成性。

太子朱标对朱元璋的行为很不理解。他向父亲劝谏道:“杀人太多,恐伤和气。”朱元璋听后不说话。他想了一下,让人丢了一根刺杖在地下,要朱标拾起来,朱标看到上面布满了刺犹豫不决,面有难色。

朱元璋哈哈一笑,对太子说:“你怕刺不敢拿,我替你把这些刺拔掉,然后再交给你,你该明白了我为什么要杀那些大臣了吧?我是在替你拔刺啊!”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胡惟庸案件当然不可能就事论事了。丞相之死逐渐波及到成千上万的官吏。

早在胡惟庸谋反案之前,朱元璋就借口汪广洋欺君罔上,把右丞相汪广洋处死。胡惟庸谋反案出来之后,朱元璋又惊又喜,惊的是自己重用的丞相居然谋反,喜的是可以借题发挥,废除丞相,消

除与皇权对抗的相权。

朱元璋下令从此废除中书省，罢丞相，六部尚书直接向皇帝负责，并且命令后世君臣，不许再设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处以死刑。

朱元璋在洪武十三年杀了胡惟庸之后，又将御史大夫陈宁、御史中丞涂节处死。

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五月，朱元璋命令德高望重的太师李善长自尽。李善长已是77岁的老翁，他的功劳最大，许多人为他求情。朱元璋却说有星变，应该杀大臣消灾，李善长是胡惟庸一党，全家老小七十余口都被杀光。

从洪武十三年(1380年)到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八月以勾结胡惟庸的罪名处死靖宁侯叶升为止，朱元璋大兴党狱，把他心目中的钉子一个一个地消灭掉，罪名都是参加胡惟庸逆党。其中有些人是事出有因而查无实据，有些人则是捕风捉影而网罗罪状。总之，朱元璋按照他的政治需要，以胡惟庸党案诛杀了三万多人。

朱元璋不仅大兴党案诛杀文武大臣，而且命令刑部将肃清逆党事告示天下，名为《昭示奸党录》，借以扩大战果。丞相胡惟庸一人之死，引起了长达十多年的疯狂屠杀，朱元璋从中尝到了成功的甜头，就在胡惟庸案宣告了结后不久，他又制造了诛杀大将军蓝玉的案件。

蓝玉案的处理，与胡惟庸案有异曲同工之处。蓝玉本人斩首，并且株连三族。平时与蓝玉关系密切的将军和公侯，都被定为逆党，抄家灭族。蓝玉案件一共杀了一万五千余人，朱元璋通过清除蓝玉逆党把军队中的钉子拔得一干二净。正因为胡惟庸案与蓝玉案有着内在的联系，历史上习惯把二案并称“胡蓝之狱”，这是明初

统治阶级内部倾轧的最大案件，对明代的政治格局和体制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第二章 大帝皇

——明成化朝政治斗争与“大逆案”的政治背景

卷首语

本章将通过分析明成化朝的“大逆案”，探讨明成化朝政治斗争的背景、成化朝政治斗争的性质、成化朝政治斗争的特征、成化朝政治斗争的后果等。

首先，本章将通过分析明成化朝政治斗争的背景，探讨明成化朝政治斗争的性质、成化朝政治斗争的特征、成化朝政治斗争的后果等。

“大逆案”背景

明成化朝政治斗争的背景，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君而离臣，君而离子，君而离妻，君而离子。